


Nicomachean Ethics

尼各马可伦理学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 著

Aristot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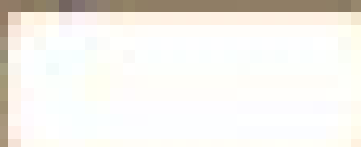
 江西教育出版社

WESTERN CLASSICS

了如指掌·西学正典

Nicomachean

Eth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100 EAST 58TH STREET
CHICAGO, ILL. 60637

了如指掌·西学正典

尼各马可伦理学

Nicomachean Ethics

Aristotle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各马可伦理学 /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 王旭凤, 陈晓旭译. —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1

(了如指掌·西学正典)

ISBN 978-7-5392-7285-6

I. ①尼… II. ①亚… ②王… ③陈… III. ①伦理学—古希腊 IV. ①B82-091.984②B502.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5483号

尼各马可伦理学

NIGEMAKELUNLIXUE

作者: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出品人: 傅伟中

策划: 周建森

组稿编辑: 万哲

责任编辑: 万哲

特约编辑: 王帅

装帧设计: 了如指掌创意馆

出版: 江西教育出版社

发行: 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 330008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204千字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5392-7285-6

定价: 25.80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3-39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永不落架的书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杰出的思想，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比大众对真理的形态看得更清楚的人物。他们超越同侪，且有深刻的见解和远大的眼光；他们看到人类问题的全体，免于繁琐、短视的思想。

美国思想家、诗人埃默森说：“从所有文明国度里精挑细选出那些最具智慧、最富机趣的人来陪伴你，然后再以最佳的秩序将这些选择好的伴侣一一排列起来。”这样的人都知道每个时代、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面临一个不变的问题——关乎个人和其同侪、社会，乃至全人类、宇宙之间基本关系的性质的问题。对这种问题的看法，可以决定他会怎么做，甚至可以决定他成为怎样的人。

对于这类问题，人类把所能想出来的最好的答案流传下去，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塔西佗，到马克斯·韦伯、熊彼特，以资下一代和更下一代的人去考验、去辩论，而这些最好的答案又汇聚成一部部传世之作。法国思想家笛卡尔说：“读杰出的书籍，有如和过去最杰出的人物促膝交谈。”这些人类最深邃的思想，最高超成就的文字记录，能把我们在过去、现在、未来所面临的问题，能把人类所做过的、即将面对的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最正确而永久的记录。

例如，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不但写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还在更早之前完成了《道德情操论》。该书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

出发，讨论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概念，进而揭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堪称西方世界的《论语》。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一部充满智慧的书，每行都渗透着卢梭的苦苦求索，从各个角度清晰地阐释为什么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的堕落史。卢梭认为，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严重后果的根源。这篇论文可谓卢梭整个政治学说的导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的经济大萧条而作，它的核心主题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问题。正是在这本书中，凯恩斯提出了国家调控思想，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扛鼎之作。该书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治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经济学家把该书的出版，称为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革命，并认为它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同为经济学说史上非常伟大的著作。

那些对人类追寻真理有永久贡献的书，我们称之为“经典”。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更深情款款地指出：“‘经典’是那些永远占据着你的书架，又永远不会被你翻读完的书。”也就是永不落架的书。凡是能对重大的事情，给多数人的思想以久远而深刻影响的书，便是了不起的书。这样的书可以充实任何年纪的人，使之能以别的时代、别的人们为背景，从而能真正地透视今日。

——编者

目 录

第一卷	1
第二卷	21
第三卷	35
第四卷	57
第五卷	75
第六卷	101
第七卷	117
第八卷	141
第九卷	163
第十卷	183
译者后记	205

第一卷

1

每一种技艺以及每一种科学，都归为可教的类型，并且以同样的方法，1094a
每一种行为和道德选择，都被认为是指向某种善。因此，对至善的一个常见
但绝不坏的描述就是“一切事物所指向的那个善”。

很明显，目的的表现有所不同。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它就是活动本身，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又是活动之外的结果——当目的时，其结果就其本性
而言比活动本身更有价值。此外，既然活动、技艺和科学有很多种，同样，
目的也有很多样，例如，治疗术的目的是健康；造船术的目的是船舶；战术
的目的是胜利；家政的目的是财富；这些分别都是目的。

有时候，这些活动、技艺和科学都属于同一种能力（就像制作马鞍和其
他马具的技术都属于驯马术；同样，与战争有关的一切技术都属于战术；其
他技术也以同样的方式属于其他能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占主导地位的技
艺比属于它们的技艺更值得选择，因为后者是借助于前者而被追求的。

（在这个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活动本身就是活动的目的或者活

动的目的在活动之外——如上所说的技艺与科学一样，并没有什么区别。)

2

既然在每一种事物中都有一个我们为了其自身而寻求的目的，并且我们也是为它而寻求其他的事物；既然我们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因为这样的话，人们就会无止境地前进，欲望也不会得到满足，变得毫无成效），那么，很明显，这一以自身为目的的事物就是最高善，即所有事物中的最好者。

那么，在实际的生活和行为中，对于最高善的知识一定关系重大；就像射手在瞄准靶子后就会更容易射中目标：并且如若这样，我们应该尽力描述，至少概要地描述，善到底是什么？在各种科学和能力中，谁以其为目的？

现在，人们很自然地会设想善是主宰科学、涵盖最广的科学的最高目的。根据这种描述，它显然属于政治科学，因为政治科学决定了城邦需要哪些科学，哪些人应该学习哪些科学，应该掌握到何种程度。此外，我们还看到，在政治科学之下有着最高贵的能力，例如战术、家政术和修辞术。那么，既然政治科学是利用所有其他的实践科学，并且对于人们应该做什么、应该节制什么做出了规定，它的目的就必须包括其余科学的目的，因此它是人类的善。假定这种善对于个人和城邦都是相同的，发现和保存后者的善显然要比发现和保存前者的善更重要更完美，也更值得保存：因为一个人是为了获得满足而获得善，但为整个民族和城邦获得善则更加高贵和神圣。

3

这就是我们论述的对象，它是属于政治学的本性的。就主题所允许的清晰程度而言，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我已经说的足够令人满意了。因为不能期待一切讨论具有同等的精确性，正如不能期待所有的手工艺品同样精美一样。政治学考察的高贵与正义，允许一定程度的变化和错误，于是有些人认

为它们只存在于惯例中而不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之中。但是，善本身也允许类似的错误，因为很多人因为善而受到伤害：有些人因为财富而遭到毁灭，另外一些人因为勇敢而丢掉性命。

那么，我们必须满足于从这些资料出发谈论这些事物，从而概要性地提出这个论题的真理性；换言之，既然我们从一般性的资料出发谈论一般性的话题，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也是一般性的。本着同样的精神，人们应该接受如下观点：有教养的人会按照事物本性允许的范围，寻求主题的精确性。要求一个数学家去游说而不是去证明，正如要求一个修辞学家进行严格的证明一样，都是很荒谬的。

每一个人对自己所知的事情都能做出良好的判断，对于这些事情他是一个很好的裁判。因而，在特殊方面受过教育的人会在这些方面是个好的裁判，在一般方面受过精神培养的人他就能做出一般的判断。

因此，年轻人不适合学习道德哲学，因为他缺乏对于生活的实践经验，而道德哲学预设了生活经验并研究生活经验。此外，既然他易于服从冲动的情感，他听到了跟没听到一样，学不到任何东西。道德哲学的目的是实践而非单纯的知识。

这里我并没有对年龄上的年轻和性情上的年轻做出区分。我所指的年轻人的缺点不直接因为年纪尚小，而是因为他们总是听命于情感，追求每个个别的东西。他们和那些不懂自制的人一样，道德知识对于他们来说毫无益处，但是对于那些欲望得到了理性的控制、行动得到了理性的指挥的人而言，拥有道德知识一定是非常有益的。

作为序言，以下三点已经足够了：学习道德哲学的人、我们的观察所遵循的精神以及我们提出的研究对象。

4

现在，继续我们开始时的话题：既然一切知识和道德选择都追求某种善，政治学所追求的善又是什么呢？换言之，行为中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善又

是什么呢？

从名称上来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善是幸福，不论是一般大众还是极个别优秀的人都会说“生活优裕”、“行为良好”就等于“幸福”；但是，关于幸福的本性，人们有不同的意见，一般大众的陈述不同于有智慧的人的陈述。一些人说，幸福像快乐、财富和荣誉一样是可以观察到的以及很明显的事物，事实上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是那个。经常发生的是，同一个人对于幸福有不同的陈述：当他生病时，他说健康就是幸福；当他贫穷时，他说财富就是幸福；而那些意识到自己无知的人，则羡慕那些滔滔不绝地谈论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的人。另外有些人认为除了众多善的事物之外还有一个善本身存在，它是一切善的原因。

对所有这些意见进行考察似乎是毫无成效的，因此考察那些最为流行、看起来比较合理的意见就够了。

这里，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两种理论的区别：有的理论是以原则或本原为出发点的，但是有的理论是以原则或本原为终点的。柏拉图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怀疑：到底该以原则或本原为出发点呢，还是该以之为终点？就像在跑道上，可以从裁判员的地方跑到终点也可以反过来跑。

当然，我们必须从已知的事物出发，但是关于已知的事物可以分为两类：我们确实知道的和我们可能知道的。可能，作为个人我们必须从我们确实知道的事物出发。因此，那些想学习高贵和正义以及一般的道德哲学的人，如果想要取得学习成效，就应该从他们的习性出发。原则或本原是一个事实，如果这个事实充分向一个人显现了，就无需其他理由证明这一事实了。一个接受过这种训练的人，要么早就掌握了原则或本原，要么能很快获得它，而对于那些既没有掌握也不能获得原则或本原的人，就让他听听赫西俄德的诗句吧：

自己想过所有事物的人是最好的；

能够采纳好的建议的人也还算好；

但是既不能自己思考，

也不听从别人的人是无用的人。

5

我们回到打断的地方。

我们很自然地会预料到，人们从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得到最高的善（即幸福）的概念：很多平庸的人认为幸福就是快乐，因此他们满足于感官享乐的生活。主要的生活有三种：刚才提到的享乐的生活，社会政治生活以及沉思的生活。

很多人过着明显奴性的生活，选择了动物般的生活，却显得很有道理，因为很多名门中人选择了萨尔丹纳帕罗式的生活。一些崇尚名声且比较活跃的人认为幸福就是名誉，但是很明显这对于我们寻求的对象来说太肤浅了。因为这种善存在于授予荣誉的人那里而非接受荣誉的人那里，而最高的善是我们自己固有的、难以被剥夺的东西。

此外，追求荣誉的人认为他们是善的，例如，他们寻求被明智的人授予荣誉，为了德性而追求名誉。那么，很明显，至少在这些看来德性是高于荣誉的。事实上，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德性就是社会生活的目的，甚至德性本身也是不完善的，因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很可能从此睡去，一生无为；也可能他会遭受到很大的不幸——没有人会认为过着如此生活的人是幸福的。

对于这种生活就说这么多，因为反复的说明已经足够充分解释它了。 1096a

关于第三种生活，即沉思的生活，我们后面再谈。

至于赚钱的生活，是一种受限制和受束缚的生活，并且财富很明显不是我们正在寻求的善，因为它不是为了别的用途，也就是以别的事物为目的。因此，比较起来，人们可能认为前面所提及的东西正是我们寻求的目的，因为它们是因为自身而被寻求的。但是，很明显，它们也不是我们寻求的目标，虽然在它们身上我已经着墨很多了。那么，就先讲这些吧。

现在，我们最好对普遍的善（也就是寓于一切事物之中的善）加以考察，讨论它的含义，但是这种探究是令人不愉快的，因为形式的理论是我们敬重的朋友提出的。但是，当关乎真理时，我们就有责任考察它，甚至推翻它，或者推翻我们自己的理论，特别是当我们是爱智慧的人的时候。两样东西都是很珍贵的，但是我们有责任更喜爱真理。创造理念学论的人，并没有把它们应用于先后的顺序，他们也没有提出数的理念。但是，善可以用来陈述实体、属性和关系。而实体本身的存在是先于事物的属性和关系的，因为后者是派生的；对于这些东西不存在共同的理念。

其次，善的陈述方式和存在模式一样多 [它既可以陈述存在、神和理智，也可以陈述质，如德性；还可以陈述量，如中间；还可以陈述地点，如住所] ，很明显，它不能是寓于一切的和普遍的东西。否则，它就不可能陈述这么多种类的东西，而只能陈述单一种类的东西。

第三，既然属于同一个理念的东西也属于同一门科学，那么只需要一门科学来涵盖所有的善。但是实际上，从属于同一范畴的却有很多门科学，例如，对于机会和时机（我前面提到过它们都属于时间的范畴）的把握，在战争1096b中，就是军事学；在疾病中，就是医学；在劳动与锻炼中，就属于体育。可能有人会纳闷，如果人自身和人之间的原理是相同的，那么就作为人而言，两者并没有差别。如果这样，善本身和个别善并没有差别，因为两者都是善。不能说善本身的永恒性就使得它更加善了，因为白的东西并不因为白的时间长而更白。

在这个问题上，毕达哥拉斯学派给出了更为可信的解释，他们将“一”放在善恶的双重序列当中，斯潘西波斯迫随着他们。

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别处再谈吧。我前面对理念论的攻击很明显有个漏洞，因为它的支持者可以说理念论并不是一切善的原理，而是在同一个理念之下因其自身的目的而被追求的善。而那些能够产生善、保存善或者阻止善的反面的，都被称作善。那么，很明显善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它们自身

就是善，另一种是因为这些而被称作善。

好了，现在让我们将独立的善与辅助性的善区分开来，看看它们是否都属于一个善的理念。但是下一个问题就来了，我们把哪种善称作独立的？是那些不为了其他的善而被追求的善，例如像明智、观看、某些快乐和荣誉（这些东西，即使我们是为了进一步的目的而追求它们，人们仍然可以将它们看做独立的善）吗？或者，我们只能称善的理念为独立的善，其他的却不是？

如果，另一方面，我们将除了理念之外的善看做独立的善，那么我们对善的陈述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显现在所有的事物当中，就像白色既显现于雪中还显现于白色的铅中。但是，事实如何呢？为什么荣誉、智慧和快乐都是善，但对它们的陈述却如此不同呢？那么，最高的善并不是由单一理念而形成的共同名称。

但是，共同名称是如何形成的呢（因为它不像是偶然的）？不同的个别事物因为来源相同或是目的相同或者通过类比的方式相同——理智之于灵魂的善就像目力之于身体的善，就有了共同的名称吗？我们或许应该将这些问题搁置一旁，对它们的精确考察是哲学的另一个分支的任务。对于理念而言也是一样，如果善可以作为共同陈述语，或者能够单独存在，很明显它不能为人所践行，也不能为人所获得；但是我们现在却在寻求那能为人践行和获得的善。

人们很容易认为，对于善的认识有助于获得具有实践可能性的善，因为根据我们手头上的善的典范，我们能更好地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善 1097a 的，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知道它们并获得它们。

确实，这个论证似乎有道理，但是它与技术与科学的事实是矛盾的，因为这些学科都在追求某种善，并对其不足之处加以充实，而把善本身放置一旁。所有的技术家们毫无例外地对它全然不知，甚至不去寻求善本身。也很难看出一个木匠和织布匠知道了善本身会对他们带来多少利润，同样，很难看出知道了善的理念对于治疗疾病和指挥军队会有何助益？因为很明显，将军和医生的对象不是抽象的一般的理念而是人的健康，甚或这个或那个人的健康——他医治的是个体的人。关于这些问题就讲这些吧。

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所寻求的善，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因为很明显，善在不同的行为和技术中是不同的：它在医术和战术中不同，在其他技术中也是一样。那么每一种技术的最高的善是什么呢？就是“其他事物的目的”吗？在医术中它就是健康，在战术中它就是胜利，在造屋术中它就是房屋，在其他事物中就是其他的事物。简言之，在每一种行为和道德选择中都存在某种目的，因为在所有情况下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某种目的的。因此，既然在全部事物和行为中都存在一个目的，那么善就是它们的目的，如果目的有多个，善就是它们的总和。

这样我们的讨论在经过了一些改变之后到达了我們以前达到的同一个地方。这就需要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加以澄清。

既然目的是多种多样的，在这些目的中有些是我们为了其他目的而选择它们的（例如，财富、乐器以及一般而言的工具），但是很清楚这些都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最高的善才是最终的东西，并且如果这个最高的善是唯一的，它就是我們寻求的目标。但是如果最高的善是多个，那么它们中最终极的就是最高善。

我们说为其自身而追求的东西比为了他物的目的更为完满更为终极；那从来不因为他物而被选择的东西比有时因为自身，有时因为他物而被选择的东西更为圆满。因此，我们用“绝对终极”这个词来指称总是为其自身而选择的东西，而不为他物而选择的东西。

幸福被认为是最具备这种性质，因为我们总是为了幸福本身而选择幸福，而永远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东西：而荣誉、快乐、理智以及一切德性，我们选择它们既是为了它们自身也是为了我们的幸福，当想到它们的功用时，我们就很幸福。但是，没有人是为了荣誉、快乐、理智以及其他事物来选择幸福的。

从自足的概念来看，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自足被认为是属于终极的善的。我们所说的自足不光是指单一过着孤独生活的个体，也指父母、孩子和

妻子，并且也指朋友、同邦人，因为人从本性上讲是社会存在物。但是这些应该有个界限：因为如果人们将其延伸至朋友、后代以及朋友的朋友，就没有尽头了。不过，这一点还是留在将来考察吧。不过，现在我们就把自足定义为“只其本身而不需要其他东西就使生活值得选择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就是幸福了。进而言之，幸福是所有东西中最值得选择的，我们不能将其与其他东西一起考量。如果一起考量了，那么显然再稍微加一点善，它就会变得更加值得选择，因为附加于它的东西变成了更大的善，而善中的更大者永远是更值得选择的。

因此，幸福很明显是终极和自足的，是其他一切现存事物和可能事物的目的。

但是，将幸福称作最高的善只是同义语反复，我们需要的是对它真正本性的更为清晰的论述。如果我们了解了人的功能，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例如一个长笛演奏者、雕刻家以及任何一种类型的工匠或者更为宽泛地讲，所有具有某种功能和活动的人，他们的德性被认为存在于他们的功能之中，因此，拥有这项功能的人也就具有最高的善和德性了。

那么，我们能因为木匠和鞋匠具有某种功能和活动，而人作为人却没有，就说人天生没有什么功能吗？或者有人会认为，眼睛、手和脚，以及整个身体的四肢，很明显有某种特殊功能，难道除了这些之外，整体的人还有什么功能吗？

这种功能会是什么呢？不只是生命，因为植物也有生命，我们想要的是独属于人的东西。我们必须首先排除仅包含了营养和生长的生命，其次我们考察感官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是马、牛和所有动物都有的。这样就只剩下一种生活了，也就是理性的生活：理性的生活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服从于理性的，另一部分是拥有和运用理性，即进行理性活动。（此外，由于实践的生命因为被认为在两种意义上被谈及，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实现活动意义上的生命，因为这是这个词最为恰当的意义。）如若人的功能就是灵魂根据理性的活动，至少不是独立于理性的。并且我们认为任何一个人的功能与该功能卓越者的功能是相同的（例如，竖琴手和一个好的竖琴手，好的竖琴

手将出众的德性加于功能之上；我的意思是，竖琴手的功能是弹奏竖琴，而好的竖琴手的功能是将竖琴弹奏好）；如若人的功能也就是说灵魂的功能就是这种类型的生命，即富有理性的活动，一个好人就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好、做得高贵，事实上每一种事物都能够以独属于它的德性的方式完成。如若如此，人的善就成为“合乎德性的灵魂的功能”，或者如果德性有不同的程度的话，人的善就是最圆满的德性。

我们还必须加上一条就是，人在整个一生中都要符合德性，一只燕子和一天的春光明媚造不成春天，一天和一个很短的时间也不会使一个人得到至福和幸福。

现在我们就对最高的善做一个概述：正确的做法是先做出轮廓再填充细节。如果轮廓画得好，所有的人都可以对其加以改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就是最好的发现者和协调者。事实上，不同技艺中的所有改进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任何人都能弥补一个缺陷。

你必须记住我前面的论述：不能在所有事务中寻求同等的精确性，而要根据其主题和合适的系统来决定其精确性。例如，木匠和几何学家以不同的方式探究直线，前者只需要其工作所需要的精确性，而后者则要探究其性质和属性，因为他关注的是真理。

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以防偶然的次要的事物盖过主要的事物。

同时，你也不能在所有事物中要求相同程度的理由，因为在有些情况下，能够很好地说明它们是怎么回事就足够了，比如涉及第一原则或是原理的时候，只要指出最初的事实就足够了，即始点或本原。

这些第一原则或原理，有的是通过归纳获得的，有的是通过知觉获得的，有的是在习惯的过程中获得的，其他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我们必须尽量按照每一种原理的本性最准确地对其加以定义，因为它们对以下东西有很大影响：始点或本原占据我们整个研究的大半部分，影响着我们的研究的诸多方面。